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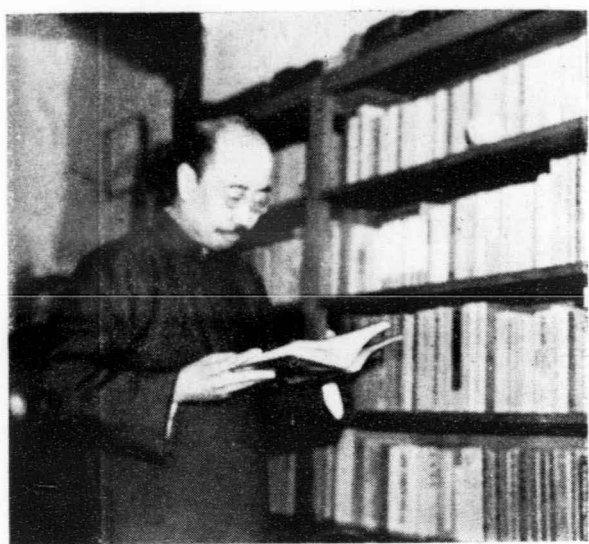
皇朝書錄

M6  
I266  
595

葉子語錄



3 2169 7653 4



影近之生先人作周者著

## 藥堂語錄序

以前我曾想要將隨筆小文編成一卷藥堂文錄，終未動手，現在却寫語錄，這正合着一句古話，叫做落後的進前，進前的落後了。本來照儒釋兩家的老規矩，語錄是門人弟子所記師父日常的言行，楊子雲王仲淹自己著書，便很爲後人所非薄。我們何必再來學步呢。這所謂語錄實在只是一個名字相同而已，內容並無什麼近似處，這是該得說明一下的。我不懂玄學，對於佛法與道學都不想容喙，語還祇是平常說話，雖然上下四旁的亂談，却沒有一個宗派，假如必須分類，那也只好歸到雜家裏去吧。我最初頗想題作常談，因爲這說話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爲得其中的一點常識，只可惜劉青園已有常談四卷，李登齋有常談叢錄九卷，延荔浦又有詩話曰老生常

談。已經有三缺一，便也不好意思再去湊數，這回固然還是雷同，但名同而實異，無甚妨礙。至於藥草堂名本無甚意義，不過要說有也可以說得，蓋此處不用別的名稱總有些緣故，即此說是意義亦可耳。數年前作藥草堂記，曾說明未敢妄擬神農，其意亦祇是攤數種草藥於案上，如草頭郎中之所爲，可是擺列點藥就是了，針砭却是不來的，這也值得說明。我於本草頗有興趣，所以知道些藥料，把他們煎成一碗黑而苦的湯水時當然不願領教，若是一樣樣看來，差不多是些植物標本，不但如此，還有些有味的東西，做在糖裏的肉桂薄荷不必說了，小時候還買生藥來嚼了便吃，頂平常的是玉竹與甘草。這類味道至今尙未忘却。吾語豈能有此等藥味，但得平淡過去，不求爲良藥，故無須苦口，吾鄉人家夏日常用金銀花夏枯草二味煎湯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談的本色，其或庶幾近之，亦是本懷也。中華民國廿九年六月五日。

# 藥堂語錄目次

藥堂語錄序	九烟遺集
太上感應篇	如夢錄
文海披沙	存拙齋札疏
科目之蔽	姚鏡塘集
女人三護	汴宋竹枝詞
習苦齋畫架	五祖肉身
鼠數錢	七修類稿
瑣事閒錄	辛卯侍行記
跨鶴吹笙譜	舌華錄
(一)	(一七)
(一)	(一九)
(三)	(二一)
(五)	(二三)
(七)	(二五)
(九)	(二七)
(一一)	(二九)
(一三)	(三一)
(一五)	(三三)

夷堅志	.....	(三五)
麻園勝會	.....	(三七)
划水仙	.....	(四〇)
張天翁	.....	(四二)
洞靈小志	.....	(四五)
耳食錄	.....	(四七)
洪幼懷	.....	(四九)
藥酒	.....	(五一)
落花生	.....	(五三)
入都日記	.....	(五五)
許敬宗語	.....	(五七)
銷夏之書	.....	(五九)

---

繞竹山房詩稿	.....	(六一)
宋瑣語	.....	(六三)
南國記	.....	(六五)
郢人	.....	(六七)
燕窩閒話	.....	(六九)
七夕	.....	(七一)
朱詹	.....	(七三)
澹菴文存	.....	(七五)
松厓詩鈔	.....	(七七)
武藏無山	.....	(七九)
指畫	.....	(八二)
如夢記	.....	(八四)

日本國志	.....	(八七)
錢名世序文	.....	(八九)
曲詞穢褻	.....	(九一)
讀詩管見	.....	(九四)
曾衍東詩	.....	(九六)
右台仙館筆記	.....	(九八)
方曉卿蠹存	.....	(一〇一)
夜光珠	.....	(一〇三)
中秋的月亮	.....	(一〇五)
後記		

---



## 太上感應篇

近來買幾種天津的總集，得到郭師泰編津門古文所見錄四卷，亦頗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廟碑記，中有云，世所傳帝君陰騭文，大者皆六經之渣滓，微者如老婦之行仁，報應多端，義利所不能析也。編者註曰，吾見敗德之人，妄希福澤，曰吾能誦陰騭文數百遍矣，曰吾能施陰騭文幾百本矣，此記正爲吾輩當頭棒喝。案翰軒語卷一有戒講學誤入迷途一條，云有一士以所著書來上，將陰騭文感應篇世俗道流所謂九皇經覺世經，與大學中庸雜糅索引，此大爲人心風俗之害，當即痛訶而磨去之。此諸人意見皆明白難得，讀書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謂四書五經外，又有感應陰騭明聖三書，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

爲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誦，其有識蓋不亞於張香濤也。唯鄙人重讀太上感應篇一過，却亦不無恕詞，覺得其烏烟瘴氣處尙不甚多。篇中列舉衆善，能行者是爲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祿隨之一句稍足動俗人歆羨，而歸結於神仙可冀，即說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爲惡的罰則是奪算。由是可知此文的思想，本是長生，蓋是道士的正宗，並不十分錯，其後經士人歪曲，以行善爲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於誦經戒牛肉惜字紙等瑣屑行爲，於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無求仙的興趣，但從人情上說，見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諒解，若或以此希冀陞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於照原來說法北斗本不管銓敘事務，那還是別一件事也。

##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謝在杭撰，有申報光緒丁丑活字本，今尙易得。申報館續書目，文海披沙項下云，惟聞先生脫稿後並未問世，繼乃流入東瀛，得壽梨棗，近始重返中華。案活字本有萬曆辛亥焦竑序，寶曆己卯幡文華及寬延庚午魚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語，故並未問世，殊非事實，唯中土傳本罕見，申報館乃據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齋所有日本刻本無幡文華序，而別多萬曆己酉陳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筆書曰，天明丙午歲八月二十八日，則是購藏者題記也。計寬延庚午爲清乾隆十五年，寶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則五十一年矣。魚目道人不知爲誰，序中有云，校先師遺書，載寧馨兒，引文海說。查伊藤東涯著秉燭

談卷三，寧馨條下引有文海披沙語。然則當是東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蓋喜其氣象耳。夫調話文辭可以工致，微言妙語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氣象自然佳處難以力致耳。」此語甚有理解，在杭見識思想並不一定高超，詩話之談文學，塵餘之記因果，尤多陋見，唯五雜組文海披沙故自可讀，正因其氣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魚目道人之言可謂讀書得間，殊有啓發的價值也。

## 科 目 之 蔽

復堂日記補錄，同治七年十二月下云：初十日閱夷堅志畢，文敏喜記科舉小吉凶，宋時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於此，可想見也。案譚君所語甚有見識。大抵中國士人之陋習多起源於科目，觀於韓愈可知唐時已然，至今乃歷千餘年，益積重而難返矣。看近代人筆記，所舉之人必稱官銜，所記之事多是談休咎因果，而歸結於科名之得失，熱中之態可掬，終乃至於戒牛肉惜字紙，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是爲人心世道之害也。凡筆記如能無此數者，便已足取，雖是談酒色財氣，作市井語，亦總尙勝一籌耳。余嘗謂讀書人箇中不妨有淫書，但案頭不可有陰騭文，棘闈奪命錄一類善書，蓋好色尙是人情，只須戒邪淫便是合法，若歸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蓮

教一間，無以愈於吃菜事魔人矣。孔子論人事只講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說義，便已漸近法家了，老莊覺得仁恕也濟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極。總之古來聖人何嘗說及那些怪語，而後來士人津津樂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蓋歷漢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來，其影響亦不及於外國，與女人纏足的歷史很有點相像，此一節亦甚可注意者也。

## 女人三護

茶香室三鈔卷五女人三護一條云：「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卷四云：女人志弱，故藉三護，幼小父母護，適人夫壻護，老邁兒子護。案儒書所謂三從，佛書謂之三護。」曲園先生謂三護即三從，形跡雖似，精神却實甚不同。印度女子的地位在社會上本甚低微，未必能比中國更好，在宗教上被視爲穢惡，讀有些佛教經傳，幾乎疑心最澈底的憎女家是在這里了。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精神有時把她們當做人類來看，對於人或物又總想怎麼去利濟他，那麼其時便很不同，三護可以算作一個例。這里所謂護正是出於慈悲，是利他的，莊子裏述堯的話，嘉孺子而哀婦人，可說是同一氣息，此外我竟有點想不起來了。中國的三從出於儀禮，本是規定婦人的義務，一

面即是男子的權利，所以從男人的立場說這是利己的，與印度的正是對蹠的態度。我常覺得中國的儒家是一種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與法家，二者調合乃成爲儒，而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現出本色，以法家爲甚，如三從殆其明徵也。信如吾言，則我所佩服的堯的話大抵當出於道家，而黃老之學乃爲中國最古老的傳說，很可尊重。佛道至今稱爲二氏，唯其好處頗不少，足補正儒家之缺失，識者當不以爲妄言也。



## 習苦齋畫絮

戴醇士著作，舊得有習苦齋文四卷詩八卷，同治五年刊，筆記一卷，十年刊，畫絮十卷，光緒十九年刊，皆木板也。後又得畫絮別本四冊，曾題其端云：「平常所見畫絮皆惠年編刊十卷本，今此書只四卷，字畫精好，勝於惠刻，而前後無題序，意者或即戴兆春所云，先君於服官吳門時曾裒集付刻數卷者耶。此係吳仲懌舊藏，卷首有海豐吳氏石蓮盒一印。」頃讀春在堂雜文，五編卷七有習苦齋畫記類編序，叙惠菱舫得習苦齋畫絮讀之而畫學大進，又云：「然畫絮一書只刻四卷，尙有習苦齋畫記十卷，未刻也。」惠氏取畫記排比，以類相從，付之畝闢，題曰習苦齋畫記類編。今查惠年刊本中此序同在，且係曲闕手書，唯上文所引數語已改爲「然其書十

卷未刻也」八字，又其後畫記類編之記亦改作絮字，唯題葉篆書仍作戴文節畫記耳。由此乃知四卷本確係戴氏初刻之畫絮，蓋是十卷之一部分，曲園謂畫記別有一書，當爲傳聞之訛，而惠菱舫所刻改變體例，亦不宜襲畫絮原名，如序中所稱加類編二字，庶幾名實相副乎。今只通行十卷本，原刻四卷幾已無人知之矣，不佞幸得石蓮菴藏本，又於曲園集中見未刪改之序文，乃能明白此事顛末，亦正是一幸事也。

## 鼠 數 錢

茶香室續鈔卷二十四有鼠數錢一則云：「方濬頤夢園叢說云，粵東有錢鼠，其吻尖，其尾長，其聲若數錢然，故名。俗云見則主人家有吉慶事，亦猶京師人尊蟪爲財神也。按常鼠亦能作數錢聲，俗云朝聞之爲數出，主耗財，暮聞之爲數入，主聚財。」案錢鼠在越中亦有之，俗名油蝶老鼠，實臭鼠也，過時聞有臊氣，如油焦味，又唧唧作聲，但不及常鼠數錢時之急速耳。王衍梅作鼠嫁詞中云：「啾啾唧唧數聘錢」，即運用此典，頗工巧可喜，但鼠之數錢實乃震驚失常，欲叫不得，故急迫而咋咋聲猶人之口吃，其時大抵與蛇驟遇，竦立不能動，旋即被其纏束矣。兒時聞鼠數錢聲，常爲悚然，蓋知近處必有異，所懼實在蛇而非鼠也。三十年前家母在越

夏夜爲帳頂上鼠所擾不能寐，以壓帳竹竿拍席驅之，嗒然作聲，鼠亦忽數錢，驟驚故爾。母謂或竹竿聲似蛇拍尾故，此解更近理。北京未見臭鼠，常鼠大小有數種，亦未曾聞其數錢，殆因少蛇故耶。中國舊日通行銅錢，交付時必計數，除一五一十羅列几案地上外，大抵兩手持數，亦以五文爲一注，由右至左，錢相觸有聲，說及數錢聲便各意會，今銅錢幾盡廢，即銅元亦漸匿跡，恐將更後無人能解此語矣。

## 瑣事閑錄

張林西著瑣閑錄正續各二卷，咸豐年刊，書本尋常，而近來買人居奇，以高價始得一部，蓋幾需十金矣。林西河間人，殆慕其鄉先達觀奕道人者，亦多談因果怪異，唯尙質樸可喜，又肯多記瑣屑事，不負其題名，如卷上之蘋果棗與甜瓜，續編卷上之麵，皆一般隨筆中所鮮見。續編卷上又有不入詩話一則云：「先叔祖幼不讀書，而聰明穎悟，古近體雜作頗富，惜皆散遺，遊暮江南日與袁太史往來，正值隨園詩話開雕之時，薄其行止，終不肯出稿以相示也。曾云，袁某好相人陰，兩三次晤叙之後，必設法窺驗，殊爲可鄙。」案隨園身後是非甚多，竊意關於詩文方面，蔣子瀟游藝錄中所說最爲持平，若論其人，則只憑著作想望其丰采者與曾經面接者兩方

可以有很大的距離，亦可以說都各有道理者也。林西的叔祖弼亭，據閒錄中所記，曾向兄索錢不得，携紙錠來焚化，則其人似亦非君子，唯所云隨園陋習，當未必盡虛。蓋士大夫中常有此等事，尙不如續編食性一則中記嗜痰與鼻淚者之尤爲少見也。張君記此瑣事，雖意在非袁，却亦可貴，鄙人曾從故友燁齋聞知名人逸事三四，自己見聞亦有若干，尙未能振筆直書，留爲後世人作談資，則樸直處不逮前人遠矣。

## 跨鶴吹笙譜

顧子山著眉綠樓詞，凡八種，分類成書，體例頗新。末一種曰跨鶴吹笙譜，皆賦其園中之景物，調寄望江南，凡六百首，誠如潘遵祁所云，創前人所未有。寒齋別有一冊單行本，中縫無譜名，前有良菴七十小像，蓋是光緒庚辰年刻，在甲申總集上則像與題詞小有修改，題作七十四歲矣。余又得跨鶴吹笙續譜一冊，詞千九十五首，係毛訂批校本，唯只校至五十五葉，又多所刪削，恐亦不能實行也，末尾題字一行云：辛丑正月憶雲讀於武林，小印朱文曰已盦，似與批校者又非是一手。東廠圖書館續目中有此書，註云民國二十二年刊本，或者別是一本乎。聞平伯言，幼時曾游怡園，蓋至光緒末園尚完好。岡千仞著蘇杭日記卷上，記甲申閏五月初五游怡園

事云：「歸途過顧良菴文彬，門陳肅靜道臺翰林布政等朱牌，皆在官時所用。導觀其所闢怡園，曲房無阿，間以奇卉異草，澄池虛潭，交以古木怪石，石大者二三丈，岩竇四鑿，突怒偃蹇，無斧削之痕，彩籠飼孔雀丹鶴錦鷄諸異禽，未知洛陽名園有此壯麗否？」冠蓋遊山，昔人所譏，然中國士大夫往往不免，如上文記顧君所陳頭牌執事，亦其一例。自公退食，脫冕置几，枕石暫臥，固兩不相妨，若鄉紳花園門前立清道牌，雖是常事，思之亦自可笑也。



## 九烟遺集

小時候讀昭代叢書中將就園記，心甚喜之，故至今還記得黃九烟的名字。近有書估以九烟先生遺集見示，道光己酉年刊，凡六卷，園記在卷二中，如見故人，喜而留之。但現今重讀，亦不見得大佳，唯文中却有佳作，桐城派甚恨吳越間遺老多放恣，九烟之可取蓋亦即在此。戲爲逆旅主人賁皋伯通書，盡嬉笑怒罵之妙，在嘉道間諧文盛時似亦少如此好文章也。據小引言，此集係依據夏爲堂別集而加以增補，今查販書偶記卷十四，夏爲堂別集下附註篇目，則今本乃多所刪削，如豈想菴選夢略刻一卷，便不復存。五年前在故友馬隅卿君處見別集抄本，曾借閱一過，憶有情竇詩七律五首，今亦不見。選夢略刻只四十八則，手抄一本，尙在篋中。宋日荃弁

言云，夢約萬計，皆咄咄叱嗟，設想所不能到，茲刻尙未全夢也。案遺集卷一陶密菴詩序云，余故有選夢一編，紀平生夢中所得詩文聯額之屬，凡十餘卷。又卷二寄陶參公云，僕生平頗多奇夢，嘗哀輯夢中所見詩文聯額之類，錄爲十卷，大都自作者什七，閱他人作者什三。蓋選夢原本甚多，略刻只其一部分耳，今併此刪去大是可惜，且後人重刻先世遺集，而肆意去取，亦爲不敬，此極淺近事，而世人多不了知，未免可笑也。

## 如 夢 錄

如夢錄一卷，不著選人姓名，記明季開封繁華情形，自序云，俾知汴梁無邊光景，徒爲一場夢境，故以爲名。今所見印本有兩種，其一爲寫夢菴鉛字印本，其二爲河南圖書館木刻本，二者皆成於民國，鉛字本似較早出。錄中所記頗細緻可喜，文亦質樸，惜刊本已經刪削，如能覓得原本讀之當更多佳處。前有咸豐二年常茂徠序，有云，「錄中語多鄙俚，類皆委巷稗種小說，荒誕無稽，爲文人學士所吐棄，如言築塔爲龍撮去半截，吹臺是一婦人首帕包土一拋所成，北關關王赴臨埠集買泥馬，相國寺大門下金剛被咬臍郎縊死臂膊上，唬金剛黑夜逃出北門，諸如此類，僕指難數，實堪捧腹。」即此可知所刪去者是如何有趣味的故事，正是千錢難買的民間傳

說的好資料，由明末遺老辛苦的錄存，抄本流傳二百餘年之後，却被假風雅的文人學士一筆勾去，想起來真是十分可惋惜也。王阮亭評夢梁錄，亦謂其文不雅馴，不知其可貴重即在不雅馴處，蓋民間生活本來不會如文人學士所期望的那麼風雅，其不能中意自是難怪，而如實的記叙下來，却又可以別有雅趣，但此則又爲他們所不及知者耳。

## 存拙齋札疏

羅叔蘊不愧爲吾鄉傑出之學者，亦頗有見識，其文章樸實尤可喜，所作序跋致佳，鄙意以爲近時殆無可與倫比也。雪堂校刊群書叙錄二卷用鉛字排印，雖云仿宋，實不耐觀，深惜其不用木刻。舊刻諸書昔曾有之，已多散失，近日始再蒐集，如讀碑小箋，眼學偶得，面城精舍文，均尙易得，存拙齋札疏稍少，不意中却得兩本，略有異同，因合訂存之。第一本有題葉篆書五字，背題光緒戊子夏刊，本文十二葉，末有汪梅翁跋。第二本無題葉，本文十八葉，汪跋後別有自題記，署壬辰仲夏，蓋四年後所改訂也。本文前五葉兩本悉同，第二本六至十一凡六葉係新增入，十二至十八則與第一本六至十二各葉相同，唯末兩葉中刪去三則，補入一則爲異耳。又

第一本卷頭小引署名羅振鈺，第二本改爲振玉，第一本之末尾有「弟振銘校字」一行五字，亦削去矣。此等異同雖本無關緊要，唯亦頗有意思，如看文章草稿，往往於塗抹添改處可以見其用意之所在。讀羅君晚年所爲文章常自銜鬻其忠義，不免如范嘯風言，令人心疚，此則其一病也。

## 姚鏡塘集

余買書甚雜亂，常如瓜蔓相連引，如因困學紀聞注而及翁鳳西逸老巢詩集，因舒白香而及龔漚舸玉蔬軒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鏡塘竹素齋集，皆是也。其實這些牽連來的大抵亦無甚可觀，却終未厭棄，姚集初得一部，係光緒間重刻者，殊不滿意，近日買到道光丁亥刊本，乃以舊有者轉贈閱步菴，知其亦有潘集也。龔定菴己亥雜詩之六十說及姚鏡塘，注云：「抱功令文二千篇見歸安姚先生學廩，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文。」余前讀姚集，見其中時文三卷無所用之，頗爲輕視，殊不知其如此名貴，定菴詩云，此事千秋無我席，故毅然一炬若然則余之不懂更何怪乎。湖州府志有周學濬所作姚君傳，中引己亥雜詩

注記焚時文事，云時仁和龔自珍負才傲睨，獨心折至不敢道其字，稱曰姚歸安。此蓋亦根據雜詩毅然一炬爲歸安一語，而似未免失之速斷，詩注中原稱其名曰姚先生學壘，其曰歸安者只是詩語耳，如云鏡塘固不叶平仄，即稱姚公姚先亦欠妥帖，自以地名爲宜，未必是定稱，到處都如此說法。或病瑣窗幽一案不免以文章造意境，竊意此正是常有，亦復無妨，若必欲一筐櫻桃先給予懷王，不但爲古學家所笑，其實即作白話詩者亦未必以爲是也。



## 汴宋竹枝詞

書賈來，得河南官書局新刻汴宋竹枝詞一冊，板刻不精，紙亦粗疎，均不足怪，唯橫摺，閱之未免不快耳。書凡二卷，共詩百首，寶豐李于潢著，前有蔣湘南撰李李村墓誌銘，知其卒於道光乙未，蓋已閱百年矣。蔣文不見於七經樓文鈔，首節云，豕憐犬，犬憐牛，牛憐馬，馬憐龍，凡百七十言，語殊詼詭，而其後叙述及銘共四百六十言，又極樸實而生動，爲余所深喜。我不懂得詩，但竹枝詞以志民俗風物，又事屬汴京，作者對於風土之變不能無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則讀者雖是風雅外行，亦能賞識也。卷上有句云，相藍買得葫蘆種，才過清明便發芽。注引過庭錄，黃魯直曰，某頃見京師相國寺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買

，至春種結仍瓠耳。又引東原錄，俗謂一錢爲一金。卷下句云，買得奇方賭不輸。注引東坡志林，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奇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之曰但止乞頭。從前讀志林此則，對於千金一語總疑不能明，今得見上引二節，乃始恍然悟，然則我讀竹枝詞却又得增加知識。古人云，開卷有益，信然。清初之隆仁寺，現今之護國寺，豈非即宋之相藍類耶，想必仍有賣此種種可意物事者，乃自王漁洋以來未曾多識，以至於今，吾重翻前注，乃益歎宋人之有風趣，誠爲後人所不能及也。

## 五祖肉身

蔣超伯著麓澹齋錄卷二有五祖一條云：「棘閣奪命錄云，黃梅東山五祖肉身，明季一兵斫其指，指爲村媪所得，有蔣文學命漆工續上，完好如初，壬午秋夢五祖謂曰，念汝續指功，獲雋當在八十名，果然。又按虞伯生黃梅五祖碑，宋之季年國境日蹙，以邊障受兵，吏民奉師道體入求福，州果以靈呪安堵，不邁鋒鏑，五祖神異如此。」鄙意談神異不妨，且亦自有其佳趣，但須談得好，且別無用意耳，若上文所舉則鄙陋甚矣，不知蔣君何所取而記之。佛教固未嘗不講奇瑞，禪宗灑脫，應不重此，即留下肉身亦已大是多事，何更念念於一指，以中第乞人，甚有市井習氣，識者方將笑之，豈宜如念佛老婆迷信爲真實，此正如譚復堂言，科學之蔽已深，

士大夫役志於此，故棘闈奪命錄一類莠書出現於書房，至與經史爭席也。余前據文文山指南後錄，記六祖真身爲元兵所割，今五祖又爲清兵斷其指，師徒皆厄於兵刃，真是無獨有偶，但五祖能福蘇州，免於元兵之殘毀，則又與六祖正相反矣。元明迄今已歷六七百年，不知兩祖之真身尙存否乎，如能有善士爲舉而付之茶毗，連舍利一併埋却，乾淨了結，亦是大好事也。

## 七修類稿

郎仁寶著七修類稿，文筆拖沓，見識卑陋，閱之悶損，唯卷帙頗富，資料可取，仍不失爲明代重要說部之一。卷十五至十八爲義理類，發揮意見多在此數卷內，但亦偶有佳論，如卷十七鄧攸棄子全姪一條云：「棄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復繫子於樹。予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棄子而全姪，今既追及，則不唯可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須溪以爲無是事，喜談全姪而甚之之辭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人之言皆同，則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兒，何天道無知識。噫，晉之好名至此極矣。」案鄧攸事正與郭巨埋兒是一類，人性有偏至，當時或迫而出此，後世當以憫默處之，不必多論，唯

若標榜以爲孝弟軌範則大是害理，俞理初所謂酷儒莠書，不可輕許耳。卽氏以不忍人之心立言，自是正論，唯謂此所以伯道無兒，猶未免有報應之陋見，其實亦只是求仁得仁而已，又歸結到晉之好名，亦不對題，蓋莠書目的在於私利，於名無所與者也。嘗見啓蒙書中引陸隴其著崇明老人記，近日讀甘泉鄉人稿，又見其演述爲詩，爲之不快者累日。老人嚮其四子爲人奴，晚年得諸子孝養，唯以賭博度日，此豈非平世莠民，而陸錢諸公盛稱之，以爲是幸福的父親的榜樣，儒生失理性至於此，則又比較表揚鄧郭爲尤甚矣。

## 辛卯侍行記

陶拙存着辛卯侍行記六卷，書不難得，而多用毛太紙，近日始得官堆紙印者一部，與原板求已錄彷彿，亦可喜也。此書記西北地理，間有記事言處，亦殊有理致。卷一記五月十三日出懷慶東門，注云：「有郭巨故里碑。」按巨慮子分母食，何不託子於友，曲爲斡旋，乃欲埋之，則大傷母心，不得爲孝，豈可傳之丹青乎。凡編訓蒙之書，當取切近情理者，向見某書圖畫故事，首卷即繪唐人元德秀以丈夫生乳鍾，乳其猶子一事，此爲理所必無，近時童子多狡，以此等譎言示之無益有損。」案郭巨事大悖理，後世亦多非之者，所云訓蒙書一節尤爲有識，操觚者不可不知。其實不僅是元德秀，即董永亦是一例，太平御覽中記此事頗詳，云引劉向孝子傳，而馮

夢龍的笑府與趙夢白的笑贊中均錄有笑話云，董永行孝，天使仙女嫁之，衆仙女餞行，皆囑付曰，此去下方訪有行孝者，寄個信來。此不必待趙君之贊，已知其悠謬，但董永不過使人覺得可笑而已，尙無大害，若元德秀則竟是人癩矣。又卷六記臘月初四日至三角泉，云南山下出泉，成溝，有草地數里。注云「皆旱蘆及拳曲之短茨，俗乎刺疙疸，間有蓆具草，或作息鷄，或作芟箕，集吉，菘菘。戈壁中得水氣，祇生此三卉，遠望荒荒，近視則數步一叢，仍是粗沙細石及鹼塊，罕有土壤，非獨不可耕植，即移他處之草於此亦不能活。大漠不毛十而七八，車中望見荒草，爲之一釋愁容也。」此記塞外風物，頗有情致，又得之親歷，與耳食者迥殊，書中曾譏評主蒙古屯田議者，冀定盒雖倔強，於此亦當無可爭辯也。



## 舌 華 錄

舌華錄九卷，明曹臣纂著，採錄諸書，唯取語不取事，分慧語以至悽語凡十八類。昔在人家曾見過不全小本，近年乃蒐得大本兩部，其一首有萬曆乙卯潘之恆序，袁中道序無年月，有宋蘭揮藏印數方，其二只存袁序，而板刻稍佳，似是原刊本。小時候讀硯雲甲編中陶菴夢憶，始知舌華錄的名字，原文有云：「余家白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至不能飲一盞殼，食糟茄面輒發顛。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一簋進，弟兄爭啖之立盡，飽即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即立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

頗韻，有晉人風味。而近有儉父載之舌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今查原書乃不見此條，細看卷三冷語第六中間兩本均缺一葉，乃從友人借上海有光紙石印本閱之，補抄七則，恰在其內。文云：「會稽張狀元諸孫四五輩皆不飲酒，善餽物，每至席所，筋下如林，必一盡乃止。沈曼長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遇餽不論美惡只是吃，遇酒不論善惡只是不吃。」卷首列所採書目五十餘部，不知此條出於何書，縱或失實，曹氏可不負其責，唯與張東谷語比較，確有不及處，又以張元汴爲會稽人，亦有錯誤。

## 夷 堅 志

夷堅志全書共四百二十卷，小說家中卷帙爲最繁，惜已不全，今只存甲乙丙丁各二十卷，十萬卷樓依影宋鈔本重刊，流行於世。洪景盧喜編著大部書，內容不免蕪雜，瑩經室外集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卷三稱其書中神怪荒誕之談居其大半，而遺文軼事可資考鏡者亦往往雜出於其間，評甚公允。丙志卷十八有契丹誦詩一則云：「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每爲予言以爲笑，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案此所記蓋是漢文對讀之常態，但在昔時少所見，不免以爲奇怪耳。契丹文字

少見，不知中國有人通其讀法否，此處尙可想見其句法排列，亦可喜也。平常池中多作池邊，契丹語譯則說定爲倒影水底之樹，又鳥譯作老鴉，均可廣異聞，未必讀鳥爲烏，大抵在此景色中以烏鴉爲更相適歟。周松靄輯遼詩話二卷，鉅細畢蒐，此一則亦殊有風趣，不知何以遺失也。又案辛卯侍行記卷一注中論華英文難易，其十一難曰，華文多順理成章，其倒講者絕少，英文大都倒講，如曰爾若干歲，譯之爲如何老是你也。陶拙存在清末亦是有識者，於此尙未免有倒順之見，洪君古人，自更不足怪矣。

## 麻團勝會

家中舊藏皆大歡喜四冊。道光元年刊，內係韻鶴軒雜著及隨筆各二卷，無撰人名字，後因移家失去，在北京復求得一部，則紙墨均不及矣。雜著中頗多佳作，蓋嘉道時盛行諧文中之上乘，卷二有書麻團勝會事一篇，中云：「沙三少爺者逸其名。本豪家子，少以游蕩破其產，遂棄家市麻團以自給。問其言不答，輒歌於市。壬戌歲值競渡日，沙因買舟往觀，携麻團一筐，額大匾於船，曰麻團勝會，傍綴一聯曰，借徑看龍船，不衫不履，三少爺現身說法；回頭望虎阜，是真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敝衣跣足，歌也而以泣繼之。」近閱彭昌祚著恐自逸軒瑣錄，見卷一亦有沙三標子一則記其事，可知實有其人，但傳聞異辭，謂沙以觀龍舟費四千金，析餘資予

家人，自留五百金，至中秋復招羣僧施食，糝米爲團，雜以胡麻，筐承車載，填塞道衢，遠近居人小兒乞丐，聞風奔赴，以數萬計，於是高結香龕，顏曰麻團勝會，旁有一聯云：三標子現身說法，大老官及早回頭。事畢金已罄，以衣質錢一串爲資本，日持歌板市麻團於里巷，有向其購者，歌一曲以侑食焉，已過而追呼之，則直前不應。家人以計誘之歸，終不肯留一飯，竟以飢寒成病死云。案韻鶴軒蓋是吳人，成書在嘉慶年間，彭君則是江西人，道光甲午路過蘇州，聞同舟人述沙三事，距嘉慶壬戌已三十二年矣。疑二說當以前爲近真，若後者本亦流傳於當地，自是沙三傳說之一說，唯觀其聯語缺損不工，又以年代在後，難免有展轉傳訛之處耳。麻團不知是何種食物，以芝麻著團子外，抑或以爲餡乎，瑣錄云糝米爲團雜以胡麻，疑亦是想像之詞，如何雜法大是疑問，吾鄉搗糯米飯裹芝麻白糖或豆沙成團，名曰麻糝，又作湯圓外着芝麻，用香油燂之曰金團，恐二者均

未必是也。

## 划水仙

四〇

王凝齋著秋燈叢話卷十四云：「航海者遇颶風驟起，檣舵傾折，智力皆窮，爰有划水仙之事。按水仙洋中之神，莫詳姓氏，或曰帝禹，或曰伍相及三閭大夫，靈異昭昭，有求斯應。康熙中王君云森遭折舵，舟復中裂，舟師告曰，唯划水仙可免，乃披髮與舟人共躡舷間，以空手作撥櫂勢，衆口假爲鈺鼓，如午日競渡狀，遂頃刻達岸。又顧君敷公中流舟敗，已半沈，共划水仙，舟復浮出，久之有小舟來救，此舟乃沈，似有人暗中持之者。又陳某遭風，舟底已裂，鷓首欲俯，轉旋巨浪中，危亡之勢不可頃刻待，有言划水仙者，試效之，沈者忽浮，穿浪如飛，俄抵一嶼，乃得無恙。神之靈應如此。」案此節所言，蓋即根據郁永河著裨海紀游附錄海上紀聞，



王願皆郁氏之友，陳係同時之事，即郁在台灣之康熙丁丑，其時爲八月初六日云。秋燈叢話有乾隆戊寅年序文，相去正六十年，可知其時郁氏著述當有傳本，故凝齋得採用之，其文亦強半相同，唯稍改爲簡潔而已。讀划水仙之紀事，常不禁愀然不怡，人力所不能及，唯有委諸超自然，而祈禱之外出以咒禁，迫切之情，益可哀矣。叢話亦循俗記因果鬼狐，而文字質實可喜，有時亦頗有見識，如卷十三言蟬並非餐風飲露，卷十五言山東無豺狗能制虎，野鳥可壓油者，與一般文人專以耳食爲事者又稍有不同也。

# 張 天 翁

四二

香祖筆記卷六云，「古今傳記拾遺記東方朔外傳之類，悉誕謾不經，然未有如諾皋記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嘗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官，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歲小兒，而公然筆之於書，豈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爾。」案，此事便只是荒唐得好玩，是傳說與童話的特色，與經史正大相殊耳。震鈞著庚子西行記事云，「又

聞某處有拳壇，其壇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或有供鴻鈞道人者，又未幾則沿街多貼有告白，仿佛希臘神話。」夫關公與鴻鈞老祖在三國演義封神傳中豈非很好的脚色，但不堪坐壇上實司刑政，以貽害邦國，正如上古希臘用人於社黨是可怕，後來亞耳德米斯處女神止在神話中出現，原無妨其莊嚴之美，爲詩人所歌咏歎美也。我最喜歡聊齋志異上面的一首漁洋山人題詩，至今還背誦得來。其詞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閒語，愛聽秋墳鬼唱時。（案此詩亦見漁洋蠶尾集中。）懂得這個意思，自然便會愛讀諾皋記與希臘神話的故事，王君奈何自己倒忘了，對段柯古大認其真耶。中國道教的天上朝廷原還是人間的那一套，不過鍍了一點金而已，如李義山著李賀小傳所說，上帝修白玉樓成，找長吉去作記，可爲一例，——金鑾殿還只是土木，這樓大約是以白玉代磚吧。至於這里所記鄙倍的事，劉張二位交代天翁職位，實在也無非把人世篡奪的把戲

應用到天上去罷了，論道理並沒有什麼不對。世人既承認天廷的朝見和除授，却不信其也有史上見慣的篡奪，則正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癸巳存稿卷十三張天帝一則中亦述此事，云此當是張道陵造作道書時議論，檢道藏書未見也。此評甚確，可以從劉張二姓上看出來，五斗米賊之氣焰亦尚存在，後世居然任爲天師，可知黃巢之造廟非不應該。但是兪理初的話也只是確實到這裏爲止，前面已說過奪位係取諸史上，其餘設想及白雀白龍則是傳說中現成的材料，俯拾即是，不能歸在張道陵名下，算是他的新意匠者也。同一荒唐，在神話中則可喜，在人世間便可怕，此一極簡單事，本可不煩言說，但世上知之者似正亦不多耳。

## 洞靈小志

近來專看閑書遣日，得龍顧山人著洞靈小志及續志，甚爲喜歡，蓋又可供數日臥讀之資也。小志刻於甲戌，續志則在丙子，去今才三四年，而板刻頗精緻，比用鉛字洋紙印者更愜心目。近年木刻書不多，但如天津金氏之屏廬叢刻及天津文鈔等，刻印均頗佳，與水竹村人各集相似，或是同一系統，若天津詩人小集，又嫌稍細弱矣。談鬼怪殊有佳趣，但須以藝術出之，東坡居士強人說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爲說鬼而說鬼，第一必須說得好才行。文章宜樸實明淨，六朝唐人志怪最擅勝場，傳奇文便已差了，則因漸趨於華麗彫飾，閨微草堂與聊齋之比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須無所爲，即不講因果以至譬喻。講到這里，聊齋卻又要勝一籌，蓋其

記狐鬼艷情中有別無用意者，而闕微草堂於此全無是處，只是文尙佳，故或可一讀耳。洞靈二志若依據此例論其短長，可以說正與闕微五記相同。不佞通讀一過，喜其記述大方，又多涉及近人，故頗有興味，若其鬼神設教之趣旨，與不佞乃是隔教也。有數處寫鬼趣，本於人情，覺得頗妙，如續志卷四記許潤齋客死廣西，魂附家中傭媪，徑入聽事，觀陳設喪具，搖首曰，何必乃爾。又卷五記李欒子之喪，受弔日黃桐生見李魂方於喪棚下周覽輓章，均是。此外所記雖出於今人見聞，實乃陳陳相因，讀之殊覺單調，蓋此等作料已是甘蔗渣，即使不是吝嗇人所嚼過，亦已毫無滋味，做不出什麼好點心來也。

## 耳 食 錄

從舊書堆中找出耳食錄正續共二十卷，坊刻粗紙印，錯字滿目而文可讀。復堂日記補錄光緒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云，閱樂蓮裳耳食錄，文采麗密，稗乘中可取者。復堂常閱小說，見於日記，據其批評以耳食錄爲最佳，樂君本能文，文章的確寫得不錯，雖終未脫聊齋科白，却亦有其佳處。大抵志怪之書要在無所爲，若還冤志，金剛經娼異，標明宗旨者，別是一類，亦無妨碍。耳食錄亦談報應，但其純爲志怪而作者多詼詭可喜，如卷一之鄧無影，卷六之廊下物，頗有諾皋記之風。又卷五白衣婦人一則，迷離惘恍，莫明究竟，後世小說中少見此種寫法，實乃是諾皋記下卷戴警事的翻案，可知樂君受段柯古之影響爲不淺矣。唯原文云警爲諸婦人牽入坑，及警

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登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耳食錄述少年語曰，彼甚樂，尙何哭爲。此則殊有點金成鐵之概，文字之事蓋甚難言，樂君尙未能辨其中邊甘苦，益可知此事之真不易矣。卷六南野社令一則記溺鬼因慈心得任土地，雖是勸戒老調，而文情斐嫻，無惹厭處，其工巧似出閻微草堂之上。蓋紀曉嵐工於文而主意太顯露，使人覺得如吞糖衣丸藥，若能味如橄欖或蘿蔔，雖是用意在潤喉清火，亦可吃得有味，樂蓮裳此文可爲一例矣。鄙人常說說鬼要無所爲，其實重要的還是在於文章與態度，假如二者皆誠實質樸，自有其美，雖有所說示，有如個人的宗教傾向，讀者亦可以禮相接，或贊或否，均無所嫌也。由此觀之，寫文章本無一定的規律，無所爲固然最好，却亦可以有例外，大抵作者的趣味與見識乃是必要的兩重基本，即態度之所從出，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章，語雖陳舊，實頗有理，蓋文章與器識本來是一物之表裏耳。



# 洪 幼 懷

偶買得籙廊瑣記四冊，凡九卷，題固始王守毅著，咸豐甲寅刊，紙墨不甚精良，而字體頗特異，多說文體及別體字，所記不出狐鬼怪異，文章却頗佳。審視署名處，守毅二字係重貼者，乃窺視紙背，則本是王濟宏也。嘗讀七經樓文鈔，見有王君序文，因記其名字，今見文中言及馬春圃洪幼懷，可知其即是人無疑矣。瑣記本亦尋常小說家言，而讀其文便覺不同，此中似亦有可憑者，正復不愧爲蔣子瀟之友也。卷六有記洪幼懷一則甚妙，惜有八百餘言，不能轉錄，但其叙在虞城初相見時一節，却總不可不節抄耳。文曰：「幼懷來作記室，住分東西屋。一見扣余屬籍，余應以河南，洪吳晉曰，中州河南耶，湖北湖南耶？再答以中州河南，洪懷瞪目視天，

忽作僞語曰，河南人知甚烏。」但不久二人即成摯友，而洪爲作詩集序之蔣子瀟恰也是河南人，亦一奇也。世傳王鳳洲作金瓶梅，毒死荆川，蔣瑞藻孔另境均引寒花齋隨筆爲證，不出撰人姓名，今見卷六末記「書毒荆川」，即上說出處，且云，「洪幼懷說此，不知果然否？」據王君所前記，則幼懷蓋是一奇人，竊意當是龔孝拱一流，良不愧爲名父之子，唯其述荆川事雖奇詭可喜，亦只可作東坡說鬼聽耳，恐未必可依據爲典故，若更沒其來源，則尤非所宜矣。洪幼懷天分絕人，以痴玩世，有洪歎子之目，而蔣子瀟極重之，詩有云，論交兼生死，只一洪符孫，洪序中亦述蔣語曰，於詩吾服幼懷而已。王懺生於瑣記又一再記述其言行，洪幼懷之著作雖不可多見，其人亦已足以傳矣。

## 藥

## 酒

讀汲古閣刻姚少監詩集，見其多用藥字入詩，留心計算，凡十卷中得五十句，武功縣中作三十首便有五處，可謂多矣。余最喜其游春之十云，藥草長新苗，又游昊天玄都觀云，風定藥香細，可供藥草堂作資料，但他似乎最好製爲藥酒，如云酒香和藥熟，又藥氣酒中聞，此外尚有數例。藥酒這物事拏來常喝，殊無此興趣，至多是茵陳酒氣色尙可愛耳，唯籠統的說藥酒，亦頗有風味，似宜於疏野的生活。古人云，酒爲百藥長。說文解字十四篇云，「醫，治病也，從毇從酉。毇，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故從酉，王育說。一曰，毇，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照這樣說來，酒總與藥有關係，不是酒可醫病，便是醫者

多愛酒，如段茂堂在註中所說。爲什麼醫工之性多得酒而使的呢？我想，這豈不就因爲巫彭初作醫的緣故麼。端公替人家治病，總是先要跳神，那麼音樂與歌舞與香與酒都是必要的工具，此正是使用法器，說他是愛酒似還有點欠妥。藥酒的製造，最初或者是醫師自用，其次才給病人喝，那時大約也還是神藥的性質，若當作平常的酒用，自當更在其後也。

# 落花生

東培山民著一徵硯齋筆記卷七云：「花生亦曰長生果。又名落花生，殆無名也，以其花落於地，一絲牽蒂落實土中，故曰落花生，曰花生減字呼之，曰長生以形名之。此果初出日本，康熙間有僧應元携種歸國，乃散植至今，以取油爲大宗之用，以資果餌，亦應用之一。」案此所說蓋即根據本草綱目拾遺卷七引福清縣志語，其實不盡可憑，下文又引萬曆仙居縣志云，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種植之，可知始入中國非在康熙矣。方密之著物理小識有崇禎癸未序，卷六番豆下云：「一名落花生，土露子，二三月種之，一畦不過數子。行枝如甕菜虎耳藤，橫枝取土壓之，藤上開花，花絲落土成實，冬後掘土取之，殼有紋，豆黃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

此殆即今所謂小花生，其時蓋已普遍，不僅限於閩浙一帶。中國傳說落花生來自扶桑，而日本則俗名南京豆，寺島良安著和漢三才圖會卷九十六落花生下引明周文華致富全書語，又云，按落花生近年來於長崎，書前有正德二年自序，即清康熙五十一年也。此事正有類例，同是一瓜，在中國稱倭瓜，而日本則稱唐茄子，但看中國又通稱爲南瓜，日本亦有東浦槩之別名，可以想見其原產地當在安南方面，先來中國，再轉至日本，花生行程恐亦是如此，唯其來路在何處，乃不能如南瓜之易於推測耳。

## 入都日記

從杭州書店得舊書數種，均頗可喜，此店在清波門內花牌樓，戊戌居杭時曾住在此街，距塔兒頭不遠，殊有懷舊之思。書皆小品，其一爲醫俗道人著俗語指謬三卷，杭州白話報抽訂本，木板竹紙，辛丑年刊，其二爲錢大昭著適言六卷，光緒四年嘯園重刊巾箱本，唯與茹氏越言釋均未收入叢書中，不知何也。其三爲南菁叢書本戴氏論語注二十卷，其四則入都日記一冊不分卷，不著撰人姓氏，唯讀第一葉即可知是李圭所著，書記光緒丁亥進京驗看引見事，自六月十九至十月十二逐日有記，極瑣屑切實可觀。記中常及與黃思永相見事，有數處更與思痛記有連，如八月十七日條下云，令僕分送子疇愼之諸同鄉土儀，火腿各一肘，茶葉各四瓶，環游地球新錄

思痛記各一部，又九月二十三日條下云，慎之讀余思痛記，悲往日被難之慘不減於余，爲加序焉。案思痛記一本有黃思永序，署光緒十三年九月下浣，時日正相合。卷末又附到省記事，十月二十九日條下云：「申刻登城隍山，訪伍公祠當日在難中題壁詩，已不見。前詩云，罡風吹我下杭州，江水滔滔去不休，今日伍公祠畔立，何期吾尙戴吾頭。追憶昔日所遭，猶不禁酸鼻也。」此一絕句亦可補入思痛記中，前後相去蓋有二十七年矣。李君著作余著意收羅，雖重複亦必收，今於無意中又得此日記，亦大是可喜事也。



## 許敬宗語

舌華錄九卷十八類，集錄古今人妙語，刊於萬曆乙卯，去今已三百二十五年矣。雨中無事，全部讀一過，覺得可喜的還多是晉人語，後人不免有學步之嫌，但有幾則亦頗佳。卷三冷語第六云：「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聞而欲罪之。」一卷九澆語第十七云：「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聽，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袁小修眉批云，今世無此輕薄人，若有之，吾樂受。案敬宗爲人如何，今可不論，唯此二條所記，確甚不錯，而前條尤爲有見地，無怪唐太宗聽了大不高興也。賢哲設教

唯恐人之不解思量，英雄則恐人解思量，蓋如此便不易得健者供驅使，俗所謂愚民政策無他，實只是使人毋思量而已。讀世說新語，覺得魏晉時最傑出的便只有孔文舉與稽叔夜，卻即以是都不得其死，許延族生在唐初，其性格雖難以相比，總之也是會思想的人，何以遇見李世民這種英雄而得免於禍，我們翻開唐書，看見他列在奸臣傳的第一名，可以知其故矣。魏晉以後士多死於思想，初唐剩了許君，他用一部分思想去保身家，遂得成功，此一小事，卻是很有意義的一點思想史料也。

## 銷 夏 之 書

大暑中從名古屋買到一包舊書，書有三部，都是關於圖畫的，頗可銷夏，但因此也就容易看完。其一是集雅齋畫譜四冊，原板本有六種，這是圖本叢刊重刻本，只有五言唐詩畫譜，木本花鳥譜，草本花詩譜，梅竹蘭菊譜等四卷，缺少六言七言唐詩，可是刻印均佳，四大冊只要三元錢，亦大廉矣。其二是彩畫職人部類二冊，橘珉江畫，風俗繪卷圖畫刊行會重刻。共二十八圖，寫百工情狀，木板着色，甚爲精緻，閱之唯恐其盡，雖然看完不厭重看，但可惜還是只有這幾葉耳。其三稍爲特別一點，是和譯桐陰論畫一帙四冊，本田成之譯，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出版。桐陰論畫原本原來也很容易得到，不過那多是初編罷了，若要三編全部，便多與畫學心印在

一起，於我別無用處。我不懂畫，看桐陰論畫實在只看文章而已，此外則取其註中多舉出畫家生卒年月或年歲，這在普通書上是極少見的。和譯共有三編，價又不過一元餘，得了來也可備參考。但是我立即想起的是原本錯字之多，如畫字往往作畫，龔芝麓還寫作龔方伯呢。我翻開譯本來看，果然說顧眉生襲方伯芝麓之妾，而這襲字是譯作一個動詞了。隨後是李因的一節。譯文末云，在海寧之光祿葛，沒有奇妾。覺得文句太奇，查原文則云，「海寧葛光祿無奇妾」也。此外類例尚多。翻譯可見不是易事，像我這樣想利用譯本不去找原書，也證明是弄巧成拙了。

## 繞竹山房詩稿

繞竹山房詩稿，餘姚朱文治著，正續共二十四卷。餘姚爲會稽隣縣，故買得之。詩不甚懂得，續稿中有絕句數十首紀鄉土風物，頗覺可喜，唯註中解說常不甚高明耳。卷七消寒竹枝詞中詠兒童玩具，註云，不倒翁者使人立脚得住，假面者小兒耍嬉戲，先蒙面以存羞惡心，吾意古人置一物大約如此。案潛夫論浮侈第十二中云，或作泥車瓦狗，馬騎侶俳，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以爲宜禁，固已過於嚴肅，今則顛倒的加以道德的解釋，其可笑殆更過之矣。又卷十夏日遣懷詩之五有云，楓樹不如豐市好，六書原是有諧聲。註云，近葺石婆橋廟，余爲書額，因改豐市。蓋地名原爲楓樹，餘姚土音樹市同讀，因爲改題，取利市云。其實據我看來，楓樹之名

亦大佳，正不必改，改爲豐市，尤見得有俗氣，近於所謂市井小兒之見矣。我們讀詩經，覺得最特別處是其所謂興，也最有風致，孔子說，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就只是賞識些動植物也大有意思。讀書人不能領解此等旨趣，更無怪商工紛紛以興隆豐盛命名，招牌滿街，全是吉利語矣。希望三多九如，本亦是人情之常，但這只可是一方面，今若使其統率一切，把對於自然的趣味都消滅了，學問便無從發芽，此損失不小也。

## 宋 瑣 語

郝蘭皋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學者。他在乾嘉時代主要的地位是經師，但是他的學問裏包含着一種風趣與見識，所以自成特殊的格調，理想的學者我想就該是那麼樣的吧？近日拏出宋瑣語來讀，這是一冊輯錄書，早一點的有周兩騰的南北史摺華，再早是張石宗的廿一史識餘，雖然都還可以看得，也只是平平罷了，但郝君的便有點兒不同。小序云：「沈休文之宋書華瞻清妍，纖穠有體，往往讀其書如親見其人。於班范書陳壽志之外別開蹊徑，抑亦近古史書之最良者也」。他賞識宋書的文章，很有道理，所錄凡二十八類，標目立名，亦甚有風致，與世說新語所題差可比擬，餘人殆莫及也。本文後偶着評註，多可啓發人意，讀之唯恨其少。如德音第一述宋高

祖將去三秦，父老詣門流涕陳訴事，註有云：「三秦父老詣門之訴，情旨悲涼，頗似漢祖入關約法時，然武帝此舉實非興復舊京也，外示威稜，內圖禪代，匆匆東歸，而佛佛遂乘其後，青泥敗鼠，幾至匹馬隻輪，義真獨逃草中，僅以身免，而關中百二仍化爲戎場矣。父老流涕，至今如聞其聲云。」藻鑿第二記何長瑜在會稽郡教讀，不見尊禮事，註云：「按蔡謨授書皇子，僅免博士之稱，長瑜教讀惠連，乃貽下客之食，晉宋間人待先生已自儉薄乃爾，近日館穀不豐，貽爲口實，京師人遂入歌謠，良無怪已。」又談諧第二十四引武二王傳云，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註云：「按舌短亦非生就，多是少小嬌慣所爲，顏氏家訓謂郢州爲永州，亦其類也。」凡此皆有意致，與本文相發明，涉筆成趣，又自別有意思，如舌短之註，看似尋常，却於此中可以見到多少常識與機智，正是大不易及。



## 南園記

爽良著野棠軒摭言卷三「言文」中有一則云：「陸放翁爲南園記閱古泉記，皆寓策勵之意，今之人使爲達官作文，不能爾也。韓敗，臺評及於放翁，不過以媚彌遠耳，亦何足道，而後人往往譏之，雖曲園先生亦爲是言（見茶香室四鈔）。先生至爲和平，持論向爲公允，此蓋涉筆及之，袁子才獨不爾，信通人也。」前見陳作霖著養和軒隨筆，有云，「大抵苛刻之論皆自講學家始，而於文人爲尤甚，如斥陸放翁作南園記，亦其類也。」當時甚服其有見識，今爽氏所言則又有進，講學家好爲苛論，尙只是天資刻薄而已，若媚權臣，豈不更下數等耶。士大夫罵秦檜而又惡韓侂胄，已反覆得出奇矣，數百年之後還鑽彌遠，益不知是何意思，憇叟揭而出之，誠不愧

爲通人，或當更出隨園之右也。古人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是爲讀史的正塗。向來文人不能這樣作，却喜歡妄下雌黃，說千百年前人的好壞，我想這怕不是書房裏多做史論的緣故麼？外國人做文章便不聽說如此牽引史事，譬如英國克林威爾，法國那頗倫，總算史上有名，而且好壞都有可說的了，却並不那麼常見，未必是西洋人的記憶力差，殆因未曾學做策論之故吧。無論看那一部史書，不要視爲文科或課題，却當作自家的事看去，這其中便可以見到好些處，令人悚然，是即所謂殷鑒，爾時雖不能懼思，也總無暇寫厚於責人的史論矣。

## 郢人

莊子卷八雜篇徐無鬼中有一則云：「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郢人向來甚喜此文，不獨若蠅翼與運斤成風，形容盡致，此處亦是二難并，好漢遇好漢，正如金聖嘆喜歡說的話，所謂好看煞人，末了則是莊公的牢騷，冰冷的一句話，使後世講南華經的人們與宋元君同樣的感了一場沒越。郭子玄註云，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然而後人很喜歡引用這個典故，却又都弄的有點纏

爽。訂譌雜錄卷八郢削條下引莊子文至立不失容，論曰，徵此則聖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曰郢削郢正郢斤，是以匠石之斲屬之郢人，大非。胡氏語固不錯，但可笑處不僅在此，即使以斧削屬之匠石，而車載斗量的作者悉以郢人自居，恐匠石亦不敢輕易動手，蓋人人都會得以石灰塗鼻子尖上，而難於能够立不失容也。我輩凡夫豈敢隨便削人，亦併不好妄求人去削，還是自己用點心，誠實勤懇的寫文章，庶幾可以無大過失，亦已足矣。

## 燕窗閒話

燕窗閒話二卷，光緒辛卯年刊，題江陰鄭守庭先生著，蓋其門人輩所編刻者也。卷末附墓誌銘，亦其門人所撰，而生卒年月不可考，但記其七十五歲時事，云：明年卒，如抓雲霧，唯查卷上記中舉人時自云己未生，乃知其生於嘉慶四年，卒於同治十三年甲戌，中國爲傳記於此多不注意，疑年錄之疊出殆亦不得已耶。閒話所記悉其半生閱歷，不說果報妖異，自有特色，雖大事不出教讀賑飢講鄉約諸端，但寫小時候瑣事，亦復樸實可取。有一節云：「予少時讀書易於解悟，乃自旁門入。憶十歲隨祖母祝壽於西鄉顧宅，陰雨兼旬，几上有列國志一部，繙閱之，解僅數語，閱三四本後解者漸多，復從頭繙閱，解者大半。歸家後即借說部之易解者閱之，解有

八九。除夕侍祖母守歲，竟夕闕封神傳半部，三國志半部，所有細評無暇詳覽也。後讀左傳，其事蹟已知，但於字句有不明者，講說時盡心諦聽，由是闕他書益易解矣。然所解時有謬誤者，讀子罕言利，誤認子罕爲宋之樂喜，讀易經象曰，不知爲大象小象，誤認爲舜弟，竊疑所言俱佳，想爲舜所化，克諧之後學問大進也。思之俱堪發粲。」余前作我學國文的經驗一文，曾說以前所讀之經書於我毫無益處，後來之能够略寫文字，乃是全從別的方面來的，這即是看閑書小說。平常我勸青年多學外國文，主張硬讀，對於一種文字約略入門之後，便來查字典看書，頭一次即使只懂得十之一二，還是看下去，隨後覆閱就可懂三四分，逐漸進至七八分之多，那便有了把握了。鄭君所說差不多即可爲我作證明，古人云，德不孤，必有隣，其是之謂歟。

# 七

# 夕

杭董浦著訂譌類編卷五天文訛中，有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一條，引學林新編所論，歷舉淮南子荆楚歲時記周處風土記各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詩曰，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亦不取世俗說也。杭氏加案云：「案齊諧記亦載渡河事，藝苑雖黃辨其無此事，亦引杜詩正之。杜公瞻注晉傅玄擬天問，亦謂此出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又歲時記引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此說更屬無稽。」查陳元韻歲時廣記，七夕一項至佔三卷，學林藝苑雖黃擬天問注各條均在，略闕所徵引雜書，似七夕之祭以唐宋時爲最盛，以後則行事漸微而以傳說爲主矣。吾鄉無七夕之稱，只云七月七，是日婦女取木槿葉揉汁洗髮，

兒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針水面，映日視其影以爲占卜，曰丟巧針。市上賣巧果，爲尋常茶食之一，越諺卷中云，「七夕油押粉果，樣巧味脆，即乞巧遺意。」此種傳說，如以理智批判，多有說誑分子，學者憑唯理主義加以辨正，古今中外常有之，惟若以詩論，則亦自有其佳趣。譚仲修復堂日記補錄，同治二年七月下云：「初七日晚內子陳瓜果以祀天孫，千古有此一種傳聞舊說，亦復佳耳。」此意甚好，其實不信牛女相會實有其事，原與董浦諸公一樣，但他不過於認真，即是能把詩與真分別得清，故知七夕傳說之趣味，若或牽涉現實而又能禍世，即同一類型的故事如河伯娶婦，譚君亦必不能忍耐矣。



朱

詹

閱焦廣期此木軒雜著，卷三中有近科大小題時文題辭一則云：「吾家一切什物不能備，其最多而無用者，獨近人所爲制舉文字耳。以與人，人無欲者，則類而存之，盈几可二百餘卷，卷三四百紙，蓋積漸致然，然其勢猶未已也。噫，此誠何所用哉。北齊時有義陽朱詹者，累目不爨，常吞紙以實腹。不幸遭值荒歲，此几上累累者，庶可備數月之糧乎。」案傳青主有書成弘文後一篇，對於八股痛詈惡詈，焦君生於康熙時，亦發此論，流風遺韻猶未斷絕，而以詼諧出之，覺得更別有風趣。所引吞紙事見顏氏家訓卷三勉學篇中，原文云，「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目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

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據此則朱詹蓋在南朝，是梁時人，上文云北齊，殆以顏氏而致誤。古時紙用楮皮，或者因此聊可代食，若後來竹紙，雖與笱亦是一類，似難適用，焦君備荒之意恐亦徒然耳。聞近代文明國家節省用紙，改造絲縷以代布帛，古人輕視文章，謂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今似已足證明其不確，但此等用處亦當以不著一字的白紙爲宜，則文章仍然是不必要者也。抱犬而臥，足爲勤學之佳話，比囊螢映雪尤有情味，却亦虧得顏君娓娓敘說，有文情相生之妙。曾聞笑話云，有乞丐人數寒夜露宿，身披蒲包而苦足冷，乃覓犬子用以溫脚，夜半一人大叫，或詢其故，答曰，足指爲鼯陸所咬傷。今昔莊諧雖有不同，亦正是無獨有偶也。錢木菴出塞紀略記在歸化城左近見華嚴塔元人題名，有句云，今人同古人，殘月如新月，豈不信哉。

## 澹 盦 文 存

數年前得芸香閣尺一書二卷，無錫朱蔭培撰，讀之知其與秋水軒有關，蓋尺牘頗受許葭村影響。卷中又有致許又村書也。去年老友寧公以吾鄉平蝶園酒話抄本見貽，前有朱氏序，云平筠士見屬，筠士即蝶園子，爲朱氏門人，尺一書有跋語，即其所編刻。後得兗籍園贍稿，作者傳霖亦吾鄉人，又有朱氏序跋在焉。因爲這些因緣，我對於芸香閣著作頗想蒐集一看，却是不易得，近日始從杭州寄到一冊澹菴文存，據尹繼美跋語，似同治丁卯已經評刻，今內有己巳年遺文，當係歿後重訂，只有抄本歟。書凡二卷，存文十七篇，諸人題詞稱其壯年好爲駢儷談諧之文，後從梅伯言聞義法，乃識宗派，今讀一過，簡鍊可取，而其屈就義法處恒失之略或夸，此蓋是

桐城派文必然的短長也。咒符闕遺稿序今見文存卷一中，原本序跋各一，合併爲一篇，大加修改，益朗朗可誦矣。尹評云吞吐有神，可謂適當，但如想要在其中采集事實，則遠不及原刻二文。如序言卒時年僅三十七，跋言時爲咸豐七年十月初五未時，改本均無。又序云遺窆千金，散之立盡，改本乃作萬金。跋云將死鄰左右厭苦之，雨蘊曰，朱某必殮而葬我，不汝累也，改本添兩句曰，我前僧世也，行將去矣。實的事情削去，虛的增上，皆爲行文計耳。一唱三嘆，附以教訓，文成矣而情益減，良不如尺一書中致傅雨蘊一札，多大皮囊裝得如許愁恨云云。雖是秋水軒調，尙得見多少情意也。其餘各文別無甚意見，讀去原自成爲一篇古文，後人不必多下雌黃，因無比較材料，好壞說來也不明顯，今悉從略。

## 松崖詩鈔

松崖詩鈔一卷，武康李鍾撰，抄本，皆近體詩，共一百一首。首葉有印，白文云阮亨梅叔，末有墨筆題字一行云，甲子冬日揚州阮亨梅叔敬讀於武林撫院之誠本堂，名字上蓋二印，朱文曰仲嘉，白文曰阮亭印，皆顛倒，二之上重蓋朱文印曰梅叔，故重疊猝難辨識。卷首夾紅紙一幅，似係第二紙，首二字曰鈞誨，當係承上文，下云，「武康僻在群山中，輕材諷說之士，專務帖括，以習古爲大愚，廣文髦而好學，其詩又天機清妙，實爲此鄉所僅有，若蒙夫子題辭獎借，則聞者必接踵而起，固陋之俗可以小變。伏求賜以弁言，慰其慕韓之意，則廣文幸甚，熊飛幸甚。」此蓋是徐雪廬手筆，其上又有草字塗改，其文云，「諷說之士，專務帖括，以習古爲大

愚，今廣文之詩，頗似陸放翁，而胸次更無芥蒂焉。王右丞云，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真趣矣。吾於廣文之詩亦云。嘉慶甲子，揚州阮元序。「有白文印云伯元。案阮君編集兩浙輶軒錄，成於辛酉癸亥，此書呈進稍遲，又錄例不收生存人，故未能入選，惟潘暉琴編續錄及補遺共六十卷，在九十年後，乃亦不收入，未知何故，豈傳抄本不多，采訪者未之見耶。徐雪廬著春雪亭詩話頗可喜，據小引蓋作於嘉慶乙丑，卷中常引故人詩句，而亦不及松崖，然則松崖詩豈真在此一冊中歟。余不知詩，惟喜其多真率處，又常言酒，似是眞愛飲酒者，與尋常詩料不同。避地五律中云，市近親除酒，村荒寄賣魚，句云，酒債急須償，又云酒債嫌多積，除蓋屬實。其自咏廣文先生生活之七律有云，喜酒不嫌妻對酌，以詩論不知如何，然此語總之極佳，殆可謂自有其真趣者也。

# 武藏無山

日本考五卷，明李言恭郝杰同著，萬曆年刊，北京大學圖書館曾有一部，只存一至三卷，北京圖書館有全本，影印收入善本叢書第一集中，據謝剛主跋，明末講日本的書頗不少，惟記日本民物風俗語言文字，則無踰是書之詳矣。案卷三中有歌謠三十九首，卷五中有山歌十二首，中國介紹日本詩歌恐當以此爲最早，原書刊行年未詳，若以萬曆中年計算，正當豐臣秀吉時代，較隆達百首或尙在前也。歌謠首列原文，再注讀法即對音，釋音即譯語，末爲切意即是意譯，惜多謬誤，今錄其三十七於後，題曰武藏無山。

「木索失那外，紫氣那一而別紀，陽脈木乃失，骨薩搖里一迭鐵，骨薩尼

箇所一而。」

「武藏山，無山島，月出出野草，月入入野草。」案原意云，武藏野無有月亮可入的山，出從草裏出，入便向草裏入。卷四分天文等五十四項列記語言，對晉之外併註平假名，亦多不確，頗有英語入門之概，閱之亦可發笑，可見古今人情相去不遠。卷二記風俗亦未免多耳食，或是根據華商所談，故非是直接見聞也。村瀨栲亭著藝苑日涉卷六民間歲節上，凡引用全浙兵制日本風俗記三處，今悉見此書時令項下，全浙兵制不知何書，或其中風俗記即以此第三卷充之耶。所引第一節云，「新正名曰少完之，以正字呼爲少普，完之即月也。朔日賀歲，從尊至卑，禮節如口云紅面的倒，乃陽光普照之言，千首萬世乃千春萬歲，華蓋華蓋蓋長此少年，乃通國俗語也。」栲亭註曰。「熙案，寄譯通言，不過影響，明人雖頗通堯我邦事，猶尙訛謬如此，譯北狄西竺之言，亦可以類推耳。聊錄以備搜覽。」此處



批評甚是，記述異地風俗者不可不注意，大抵須有科學之真，文學之美，始能有濟，必不得已而去，文章或可不講，惟趣味仍不可少，蓋如此則記錄乃有品格，說到底亦還是屬於美的領分者也。

指

畫

松村操著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上記村瀨栲亭事，有一則云，「指頭畫謂之手畫，又謂之壁畫。有池無名者工此技，嘗爲人作之，伊藤介亭在坐，賞歎久之曰，窮鄉僻邑乏筆之居處，亦復可寶。無名聞之大慚，終身不爲此技。栲亭嘗聞此話，深感其言之有味，常以告人云。」案中國作畫常有不用筆者，以手以舌，以髮以尻，以破布甘蔗渣，不失爲一奇技，然似並不足尙，介亭此言可謂譎諫矣。據小杉未醒著池大雅傳，亦記此事，係引田能村竹田語，惟中述栲亭語云，介亭先生是至篤實人，不會嘲弄人，蓋實是如此想耳。大雅爲日本南畫之先覺，正不必以指畫爭奇，所作十便圖，乃就李笠翁原作十絕句，各作一圖，爲其傑作之一，曾見覆印本，與蕪村

作十宜圖合冊，總名十便十宜，只能領略其十一之趣而已。小衫未醒撰有十便圖賞歎，今錄其二浣濯便於下云，「浣塵不用繞溪行，門裏潺湲分外清，不是幽人偏愛潔，滄浪引我濯冠纓。大雅堂把筆對紙試誦此詩，畫出何物來乎？滄浪之水清分可以濯我纓，昔有此語，如寫一人正在洗帽纓，亦殊無味，樂地心機一轉，畫作叢竹，洗過叢竹的根，水在流着，水從泥牆下流來，水動，竹葉也動，正是一味清風，於是撲地蓋下圖章，文云前身相馬方九皋，噫，這本該是九方皋，却忘記了，刻成了方九皋。就是這麼的使用着，或者結果是使用一世也未可知吧。」此贊亦殊有致，與大雅之風趣正相合也。

## 如 夢 記

八四

如夢記九篇，約四萬餘言。文泉水著，明治四十二年己酉東京民友社刊，菊半截一冊，紅洋布面，定價金三十五錢。案文泉水本名坂本四方太，明治六年生，三十二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出身，追隨正岡子規，爲新派有名俳人之一，又與子規提倡寫生文，多所寫作，單行本有寫生文集，帆立貝，如夢記等，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卒，年四十五歲。我於丙午年（一九〇六）到東京，其時子規已卒，雜誌保登登岐須由高濱虛子編輯，俳句寫生文小說正大發達，書架上現存一冊九卷七號，夏目漱石的小說「匍將」就發表在這冊裏邊，「我是貓」的第十回也載在卷首，可以想見當時的形勢。匍將在中國普通譯作哥兒，但方言中似別有較適合的名詞，如越中之阿官

是也。那時候在東京，遇着寫生文與自然主義的潮流，自然主義的理論甚可佩服，寫生文則成績大有可觀，我不懂保登岐須上的俳句，却多讀其散文，如漱石虛子文泉子以至長塚節的著作，都是最初在那里發現，看出興會來的。其中文泉子最爲特別，他不像別人逐漸的變成小說家，却始終只以寫生文爲範圍，他的寫生文集與帆立貝等，從前也會蒐得，回國時不知怎樣的遺失了，如今所有的就只是這一小冊追憶兒童生活的如夢記而已。庚戌年秋日從本鄉移居麻布赤羽橋左近，與芝區鄰接，芝公園增上寺爲往來經由之路，買雜物則往三田，慶應義塾所在地也，如夢記即在三田所購得，而此書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學兒童爲主顧者，於其小書架上乃不意得見此冊，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頭情形猶恍忽如見。三田雖是大街，唯多是晚間去散步，印象總是暗淡蕭寂，與本鄉不同，辛亥初冬回故鄉，作小文紀舊游，只寫一則而罷，題詩其後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

何蒼黃，蓋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舊夢矣，讀文泉子之記，更有雲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 日本國志

廿六年二月我寫小文略談入境廬詩草，附記有云，「去年秋天聽說有我國駐日使館人員在席上聲言，日本國志非黃公度所作，乃是姚棟的原著。友人聞之駭怪，來問姚棟其人的事蹟，不佞愧無以對。假如所說的是姚文棟那麼我略為知道一點。因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斷定他是寫不成日本國志那樣書的。」當時所根據的是作者態度之不同，雖然自己相信不會看錯，總嫌未免稍傾於主觀。近日得到姚文棟的雜文集，可以證明姚黃二家的書名同實異截不相干。姚集名曰讀海外奇書室雜著，中縫則題曰東槎雜著，共文二十四篇，蓋在使館為隨員時所作，有陳元贊先生事略尙可讀，餘亦多是照例的慷慨論時務而已。卷末有日本國志凡例，作於

光緒甲申九月，云全書十卷，分記東西兩京，畿內，東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國爲綱，首疆域，以形勢沿革，以至物產，凡二十四門，蓋是地志體裁，末有未備一條，自言刑法食貨等皆未及記，後之君子尙其補諸。日人星野川口宮原三人皆有跋，見姚氏編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謂其譯我羣地志書，集其大成，凡例記採用書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舊地志也。由此觀之，二書性質不同顯然可知，姚氏所著固自成一種日本國志，但若與黃著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矣。黃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貨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無古人者，當推學術禮俗二志，有見識，有風趣，蓋惟思想家與詩人合併，乃能有此耳。若說瑜不掩瑕，則文中惜不注出處，如禮俗志中多用川瀨栲亭之藝苑日涉中民間歲時，寺門靜軒之江戶繁昌記，往往一篇一卷全文錄入，如能隨處註明，體例當更爲完善也。



## 錢名世序文

近年蒐集古今試帖詩，留其板刻稍佳者，已得一百餘種，關於唐人試帖者十七，其中全唐試律類箋乃獨有三種刻本。此書十卷，惲鶴生錢人龍編，有康熙乙未自序，余所得者其一爲乾隆乙卯萬福校刻本，有杭世駿序，其二爲乾隆辛巳惲宗和改訂刊本，宗和即鶴生子也。其三則康熙乙未原本，近日始得到，前有錢名世序，蓋人龍爲名世之子，序三葉惜只存其半，但因此得略知錢綱菴之文章與書法，亦大可喜耳。昔曾得王錫侯之唐詩試帖課蒙詳解十卷，甚自珍惜，今此序文當可居次位乎。提起錢名世，便令人自然想起名教罪人這一案來。名教罪人原册存故宮中，今有活字印本，爲文獻叢書之一，很容易見到了。此是天地間一奇書，有緣者大可一看，錢

序作於康熙五十四年，名教罪人的上諭則是雍正四年，其間只隔了十年的光陰，來了這麼一個大轉變。錢序之諂奉皇帝與七言詩八首之諂奉年羹堯，賦詩諸臣之諂奉雍正，其實一也。再看雍正初年給年羹堯的甜蜜的硃諭，亦何怪別人獻詩乎，但只是許州官放火，原是自古如斯耳。爽召南史亭識小錄云，名世投詩當在年羹堯入覲之時，是時朝廷褒功頌德惟日不足，詞臣一詩頌揚，可謂泰山之微塵，亦似仰希朝旨，說的很合情理。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爲歌詩以攻其惡，此正是制科的眞用處，深通養瘦馬的極意，禛公誠不惜以金鍼明度與人也。

## 曲詞穢褻

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七有讀曲雜說十八則，其第十三云，「筇翁風求鳳內，有小引字字雙，極市井穢褻之語，不堪入口。若西廂之酬簡一折，牡丹亭之驚夢一折內，何嘗無狎語，長生殿之窺浴折內尤極蕩冶，然止覺其雋艷，不似筇翁之惡穢欲嘔也。須知此事亦須讀破萬卷，始能下筆有神，雅鄭之分關乎根柢如此。」案周君所說末數語甚有理，大抵藝與文都爭這一點，或曰趣味，或曰書卷氣，其實就只是多讀多做，有經驗，識好醜而已。但是上文所舉實例却未見妥適，可知此事實不容易，或者因爲反對筇翁有成見故耶。西廂記牡丹亭三十年前讀過，略略記得，長生殿有點荒疎，重新拿出來看，卷二第九折窺浴中鳳釵花絡素有四語，係描寫女人身體，

本亦平平耳，而吳舒堯評註之云，「描摹冶麗，如有玉環呼之欲出，覺雜事秘辛猶形似非神似也。一緝揚過分，或是友朋捧場，亦尙屬人情之常，周自菴更謂其尤極蕩冶。而止覺雋艷，則似故揚甲以抑乙，乃評家惡習，更無足取，若平心而言，尤極二字亦用得不當，豈耳食吳評，信其超越秘辛之故歟。笠翁傳奇立意本多村俗，如鳳求凰一曲即是說男子戒淫，乃得三妾，中狀元，其曲詞如何，亦不想爲之辯解，因此非不佞所知，惟所云字字雙小引，雖原本不佳，却亦並不那麼惡穢，第六齣倒嫖中普賢歌或反更爲可議。案此小引係第三齣夥謀之首三章，反覆細讀，誠是市井之語，但別無不堪入目之處，此齣本叙娼家因生意蕭條，招集會議，脚色三人，一副淨扮村妓錢二娘，一丑扮肥妓孫三娘，一淨扮老妓趙一娘，讀者只看此情節及上場人，便可知其所說必無甚好話矣，倘於此而欲求見鶯鶯麗娘玉環出場時之空氣，真是極大難題了。即如長生殿窈浴之文雖可云雋艷，

但起首時丑扮宮女上，所唱小引字字雙，小監胡纏云云，亦正是市井語，與鳳釵花絡索不同，可見此等處正有一種必要的諧和，假如一味高雅，亦便有出軌的時候，讀曲雜說之七有云，元人院本多貪好句，不切本人口吻，李達唱風雨替花愁，其詞非同美，却是可笑，即此理也。

讀詩管見

九四

江叔海石翁山房札記卷三有卒陌人詩切一則云：「棲霞卒廷相陌人孜孜三十餘年成詩切一書，手稿凡六易，大旨謂當劾鄭箋，黜衛序，尋博徵，申浮丘申培之墜義，顧所改詩序類多影響依附，或鑿空臆撰，無所謂尋博徵申墜義也。其最可蚩鄙者，如桑中刺醜夫欲得美室而不諧也，有菴咏醜婦欲去其夫也，有狐童子宦學，其友作詩戒之，以衛多女閭也，葛生刺寡婦不謹也，東門池觀美女戲舟也，東門楊咏夜游張燈也，澤陂嘲人怕婦也，魚麗刺衆客無廉恥而嗜飲食也。說詩至此，風雅掃地矣。近人羅慎齋詩說尤多創論，至謂視爾如菽，貽我握椒，爲指男女陰，此真詩之一厄。」案江君此說頗有傳訛，亡友餅齋嘗以問餘杭先生曰，菽何物也？先生曰，大

頭菜耳。此語至今流傳，後餅齋從老鐵借得凝齋讀詩管見閱之，始知所說不實。羅氏原書卷五云，「視爾如菽，謂其色與菽之華同耳，菽華白而淺紅，布地繁密，亦穠麗而可愛者。椒性辛溫大熱，食之走氣分而助火。」並未曾指男女陰，江君殆出誤記，又羅氏生乾隆時而稱之曰近人，亦誤。唯凝齋以椒爲春藥，謂猝投之而強使吞之，又釋子仲之子云，子爲子仲之丈夫子，非女子也，謂詩咏強暴者於白晝稠人間掠美少年以去，則解亦大奇，惟不如札記之所云耳。牟氏詩切不可得見，但其序尙有傳本，又羅氏詩問中間或引其數語，視爾如菽二語下引牟陌人云，婦人相語也，想必別有說法，惜不能得其詳矣。詩切所說序雖多似詼詭，然亦頗有適切者。如澤陂之第三章云：「彼澤之陂，有蒲萑菖。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牟氏解之爲陳人怕婦詩，豈不極似，徐讀一過，直令人忍俊不禁，此雖未能謂爲確解，總不得不說殊有巧思也。

## 曾 衍 東 詩

九六

春間偶得啞然絕句詩一冊，內題啞然詩句，七如道士曾衍東著，手寫木刻，半葉六行，行十二至十五字不等，皆七言絕句，每首連題共四行，一葉得三首，凡七十七葉，計詩二百四十首有半，末尾殘缺。首有序云，「七如詩句多不成話，却又好笑，以其不成話，便當覆瓿，因其多好笑，攔在巾箱，捨不得遺棄他了。久之成堆，公然一集。古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啞然絕句自序，嘉慶戊辰，七如道士曾衍東。」我讀其詩，其序文，看其字，其款式，如嘉慶戊辰四字夾行並寫，其圖章，如云曾大詩書畫，曾先生妙筆，可知是鄭板橋一派，又一印文云，宗聖齋六十七世孫衍東，則是曾子之後也。曾見王西莊郝蘭皋所寫信，有模仿板橋體



者，可以想見其時風氣之一斑，只可惜現在找材料不大容易，若此詩集在這一點上頗有價值，若其多好笑讀了有趣，又其次也。關於曾君的事，只見方士淦蔗餘偶筆中有一則云，「樓未起時先有鶴，筆從擱後更無詩，曾大令衍東題黃鶴樓太白堂楹帖也，超妙之作，足冠斯樓。阮太傅總制楚中，命去之，然早已膾炙人口矣。」今集中有黃鶴樓一首云，樓高多少步樓梯，直上高樓遠水低，畫鶴鶴飛都不見，大江東去夕陽西。又有下鄉詩云，絲籐柳竿轎大乘，四圍雪亮玉壺冰，村姑不識玻璃面，纖手摸來隔一層。此蓋是居官時作，但不知是何處令君，或者當在兩湖乎。曾君聖裔，而喜作打油詩，豈不怕世人之攢訶聚詈耶？此一事亦令我感到興趣，前見孔傳鐸所作申椒集及紅萼詞各二卷，多雋艷可喜，此人乃衍聖公也，雖是性質略略不同，但亦可謂無獨而有偶矣。

## 右台仙館筆記

藝風堂文續集卷二有俞曲園先行形狀，末有云，「古來小說，燕丹子傳奇體也，西京雜記小說體也，至太平廣記，以博采爲宗旨，合兩體爲一帙，後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筆記，以晉人之清談，寫宋人之名理，勸善懲惡，使人觀感於不自知，前之者闕微草堂五種，後之者寄龕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華者所可比也。」繆君不愧爲目錄學專家，又是書目答問的著者，故所說甚得要領，以紀曉嵐孫彥清二家筆記與曲園相比，亦有識見，但其實銖兩殊不能悉稱，蓋紀孫二君皆不免用心太過，即是希望有功於世道，坐此落入惡趣，成爲宣傳之書，惟以文筆尙簡潔，聊可一讀，差不至令人曠棄耳。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雖亦有志於勸戒，只是態度樸

實，但直錄所聞，儘多離奇荒陋，卻並非成見，或故作寓言，自是高人一等，非碌碌餘子所可企及也。試以卷一爲例，第一則記馮孝子，雖曰以表純孝，庶幾左氏之義，寫的落落大方，有古孝子傳之風，又何明達王慕堂二則寫市井細民之高義，可以愧士大夫，而了無因果的結局，近世說部中均極少見，若其記范婉如及揚州某甲女，痴兒怨女之情死，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乃多有恕詞，此則又是儒家之精神，爲不佞所最崇敬者也。潮州製柿餅人砍斷虎尾，因而獲虎，末曰，「孔子曰，上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爲也。」應敏齋在錢唐江沙洲上見綠色巨人，末曰，「搜神記載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屹聲動左右，子路出與戰，仆之於地，乃是大鯢魚。君之所見，或亦此類乎。」此等處驟視似只是文人舊習，所謂考據癖耳，實則極有意思，輕妙與莊重相和，有滑稽之趣，能令卷中玄怪之空氣忽見變易，有如清風一縷之入室，看

似尋常，卻是甚不易到也。卷首附刻徵求異聞啓并小詩二首，其一末聯云，正似東坡老無事，聽人說鬼便欣然，夫聽說鬼之態度有如東坡，豈復有闕然，而先生年老又似樂天與放翁，更無些子火氣，則自愈見醇淨矣。

## 方曉卿蠹存

近來舊書大漲價，但比較起來總比洋書爲廉，所以還要買些來看。我看書沒有專門可以做個界限，只是憑了興趣，簡單的說目的是想知道罷了，而拉扯開去便有點近於蕪雜。時常看見了一部書，隨即想找這著者的別的東西來看，結果往往是很花了一點錢，而又大抵看了沒有什麼意思。買到姚幅均的鑄鼎餘聞四卷，很是別致，於是設法去找了補籬遺稿八卷，海虞藝文志六卷來。其次是方旭的蟲會五卷，續找來的有方曉卿蠹存二卷，光緒戊戌刊本。蟲會收羅材料頗不少，可以算是關於動物的一部類書，特別是蛇的一部分，讀去彷彿是聽講稀奇故事，也頗有意思。蠹存卻是一部怪書，目錄共分天文時令神鬼形體婦嬰食物植物等十八目，據序言凡因應之大

，事物之細，罔不畢具，以廣見聞，裨日用，似乎是萬寶全書之類，而又實是筆記，所以是特別。如時令中多列禁忌，宮室方位，方藥亦雜神異，其所主似近於方技，用現代語當稱之爲非科學的，但因此亦多保存好些舊傳承或是民俗的好資料也。神鬼一目頗足比擬酉陽雜俎，其說鬼尤多妙語，但不著出處，稍爲可惜，所說不必一致，故疑其非出於一源。水鬼一則云，「鬼作紙灰氣，惟水鬼作羊臊氣，如人在船中聞羊臊氣，急向空寫囂字，則不爲害。」案溺鬼作羊臊氣，亦見子不語，豈已視爲水怪故耶，寫囂字可以避害亦奇，符咒的心理亦大值得研究，但恐不易得此閑人耳。

## 夜 光 珠

焦南浦著此木軒雜著卷一有南唐寵姬一則，前半云，一宋大將獲南唐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燭，云烟氣愈甚。曰，宮中不點燭耶？答言本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李氏一國之主，豪侈如是，其後身羈帝京，日夕以眼淚洗面，運去事往，宜百感之交集也。」案此種傳說蓋古已有之，梁僧寶唱所編經律異相卷三十六，雜行長者部樹提伽身生人中受天果報二，引樹提伽經云，一進到其戶，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水流，疑不得進，樹提伽即導王前。戶中以黃金爲牀，白玉爲几。樹提伽婦有百二十重金銀幃帳，端正無雙，爲王作禮，眼中淚出，王問卿婦見我何不愜，眼中淚出？答言王衣烟氣，是故淚出。王言庶民燃

脂，諸侯燃蠟，天子燃漆，亦無烟也，何得淚出？提伽答言，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着堂上，晝夜無異，不須火光。」千字文云，珠稱夜光，可知久有是說，而故事實例則或當以此經爲最早，六朝譯文亦足以稱之，自有古艷之色，後世傳聞恐從此出，如烟氣云云，形跡更甚相似。惟佛經言長者前生布施，身受天堂之供，其事本是神怪，仙人樓居中有此照夜之珠，非但不覺鶻突，且亦自然，今移在南唐宮中，便覺得欠妥帖，至少也須放在漢武故事裏才行，蓋後世帝王已難該得起此宗珍寶，固不必引清故宮爲例證始可知道也。嘗聞湖州友人說笑話云，有村婦早起勞作，歎息曰，那得比皇后娘娘快活，此刻想尙躺在藍夏布帳子裡，叫聲太監，給我拏個柿陀來吃。大家莫笑村婦以主觀描寫王家的幸福，讀書人想像宮中必有寶貝，亦何嘗出三家村見識以外，可知此等處要取捨得中亦殊不易也。



## 中秋的月亮

敦禮臣著燕京歲時記云，「京師之曰八月節者，即中秋也。每屆中秋，府第朱門皆以月餅果品相饋贈，至十五日圓時，陳瓜果於庭以供月，並祀以毛豆雞冠花。是時也，皓魄當空，彩雲初散，傳杯洗盞，兒女喧嘩，真所謂佳節也。惟供月時，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師諺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此記作於四十年前，至今風俗似無甚變更，雖民生凋敝，百物較二年前超過五倍，但中秋吃月餅恐怕還不肯放棄，至於賞月則未必有此興趣了罷。本來舉杯邀月這只是文人的雅興，秋高氣爽，月色分外光明，更覺得有意思，特別定這日爲佳節，若在民間不見得有多大興味，大抵就是算賬要緊，月餅尙在其次。我回想鄉間一般對於月亮的意見，覺得這與文人學

者的頗不相同。普通稱月曰月亮婆婆，中秋供素月餅水菓及老南瓜，又凉水一碗，婦孺拜畢，以指蘸水塗目，祝曰眼目清涼。相信月中有娑婆樹，中秋夜有一枝落下人間，此亦似即所謂月華，但不幸如落在人身上，必成奇疾，或頭大如斗，必須斷開，乃能取出寶物也。月亮在天文中本是一種怪物，忽圓忽缺，諸多變異，潮水受他的呼喚，古人又相信其與女人生活有關。更奇的是與精神病者也有微妙的關係，拉丁文便稱此病曰月光病，彷彿與日射病可以對比似的。這說法現代醫家當然是不承認了，但是我還有點相信，不是說其間隔發作的類似，實在覺得月亮有其可怕的一面，患怔忡的人見了會生影響，正是可能的事罷。好多年前夜間從東城回家來，路上望見在昏黑的天上掛着一鉤深黃的殘月，看去很是悽慘，我想我們現代都市人尙且如此感覺，古時原始生活的人當更如何？住在岩窟之下，遇見這種情景，聽着豺狼嗥叫，夜鳥飛鳴，大約沒有什麼好的心情，——不

，即使並無這些禽獸騷擾，單是那月亮的威嚇也就够了，他簡直是一個妖怪，別的種種異物喜歡在月夜出現，這也只是風雲之會，不過跑龍套罷了。

• 等到月亮漸漸的圓了起來，他的形相也漸和善了，望前後的三天光景幾乎是一位富翁的臉，難怪能够得到許多人的喜悅，可是總是有一股冷氣，無論如何還是去不掉的。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東坡這句詞很能寫出明月的精神來，向來傳說的忠愛之意究竟是否寄託在內，現在不關重要，可以姑且不談。總之我於賞月無甚趣味，賞雪賞雨也是一樣，因為對於自然還是畏過於愛，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樂是於我頗少緣分的。中秋的意義，在我個人看來，吃月餅之重要殆過於看月亮，而還賬又過於吃月餅，然則我誠猶未免爲鄉人也。



## 後

## 記

近數年來多讀舊書，取其較易得，價亦較西書爲稍廉耳用，至其處則不甚莊嚴，大抵只以代博奕，或當作紙烟，聊以遣時日而已。余不能吸紙烟，十幾歲時曾買刀牌孔雀品海諸烟，努力學吸，歷久終未學會，以至於今，殆爲天分所限耶。常見人家耽吸，若甚有滋味，心甚羨之而無可如何，則姑以閒書代之，無可看時亦往々無聊賴，有似失戀，故買書之費竟不能省，而其費實或超過烟價，有時將與雪茄相比矣。讀一部書了，偶有一部分可喜，便已滿足，有時覺得無味，亦不甚嫌憎，對於古人何必苛求，但取其供我一時披讀耳，古人云只圖遮眼，我的意思亦止如此。讀過之後或有感想，常取片紙記其大概，久之積一二百則，有友人辦日報者索取補白，

隨時摘抄寄與，二三年來原稿垂盡矣。庸報社索去者有四五十則，日前來信云擬彙集爲一冊，亦便答應，此種文字新陳兩非，不入時眼，印成書本亦少有人讀，恐終辜負報社的好意，但是有一件事，可以代作廣告者，不按雖未受五戒，生平不打誑語，稱之曰語錄，自信可無慙愧者也。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知堂題記。

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印刷  
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定價 1.00)

著 者 周 作 人

天津日界須磨街三三

編 者 庸 報 社

天津日界伏見街二七ノ八

印 所 庸 報 社 承 印 部

天津日界須磨街三三

發 行 所 庸 報 社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6C

66

5